

## 论《因陀罗网》的主题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周异夫

[摘要] 《因陀罗网》是宫泽贤治所称的“西域异闻”三部曲之一。而宫泽贤治在作品中要表现的主题却不是《华严经》中所描述的“因陀罗网”的世界。主人公“我”跋涉于高原的目的在于“礼拜太阳”，对“我”而言“太阳”是神圣的存在。在宫泽贤治看来，太阳是绝对的，是宇宙万物的源动力，是“佛”。“因陀罗网”的奇妙光辉是“太阳”照耀的结果。而作品主人公“我”和“三名天童子”的身世设定也与宫泽贤治的这种佛教宇宙观一致。

[关键词] 因陀罗网 太阳 佛 《法华经》

### 1

童话《因陀罗网》<sup>[1]</sup>是宫泽贤治所称“西域异闻”三部曲中的重要一篇，该作品集中体现了宫泽贤治对西藏高原的地理和佛教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作品的主人公“我”在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高原上艰难跋涉，在湖边目睹了“因陀罗网”的神妙与辉煌，将故事推向了高潮。而宫泽贤治所要表现的主题是否就是“因陀罗网”则值得仔细思考。

“因陀罗”梵文全称Śakra dev ā n ā m Indra，音译为“释迦提桓因陀罗”，原为古印度神话《梨俱吠陀》中的一位大神。佛教产生之后，因陀罗成了佛教护法神，汉语中译为“帝释”或“帝释天”。笃信佛教的宫泽贤治在书信中也曾数次提到“帝释”，而在这篇童话中却使用了印度神话中的名称“因陀罗”，这恰恰是宫泽贤治的文学区别于宗教文学而又别具异国情调之处。童话《因陀罗网》中所描绘的“因陀罗网”是帝释天宫殿上的宝网，佛教称之为“天帝网”或“帝网”。此网每一结均悬有宝珠，其数无量，每一宝珠都映现其他宝珠，又映现于其他宝珠之中，如此交相互映，重重无尽。帝释天宝网上的无量宝珠的这种相互映衬反映出《华严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宫泽贤治在作品中对“因陀罗网”的描述虽然未照搬《华严经》中的描写，但描绘的景象显然就是“因陀罗网”，只

不过其中加入了其自身的理解，并赋予了更多的文学性色彩。

该作品手稿上部边缘处标有作家以铅笔书写的“普贤/菩萨/所说之/宇宙之/夜”的文字，有研究者据此推测：“这里所指的便是华严经卢舍那佛品第二中普贤菩萨所说的莲华藏世界，因此，可以认为，在设计作品的舞台背景时，作家可能想到了华严经中的因陀罗网”<sup>[2]</sup>。宫泽贤治对《华严经》以及因陀罗网的宗教含义有深刻的理解，相关的知识已经融入其世界观之中，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宗教性的理解和知识自然而然的表现在其作品之中。而在《因陀罗网》中，宫泽贤治所要表现的主题却未必是《华严经》中所描述的“因陀罗网”的世界。

### 2

童话《因陀罗网》中，天童子因看到初升的太阳而欢喜雀跃，其中的一人手指天空喊道：“看！快看！因陀罗网！”于是，主人公“我”注意到了“因陀罗网”的存在。可以说，“我看到‘因陀罗网’”是一种偶然。而“我”跋涉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并非漫无目标，亦非普通的旅行或巡礼，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

作品虽然并未在开篇便明示“我”跋涉于高原的目的，但已经暗示是在“探寻”着什么。当看到远方雪白的湖面时，“我”告诫自己“那不是水”，不可高兴得太早。可见，“我”对“水”有着某种特殊

的期待。此时的“我”加快了脚步,显而易见,“我”对自己所要探寻的事物抱有非常强烈的期待。

不久,“我”看到了“真正的水”。站在水边的“我”在空中看到一个飞天,“我”“心情激动”的暗想:“终于混进来了”。换言之,“我”期待着自己“混进”天上世界。在这里,“我”又看到三名天童子“站在水边不停的远望东方的天空等待太阳的升起”。当然,这些都是天上的景象。也就是说,主人公所处的湖边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够“混入”天上并能够看到天上景象的特定场所。当然,来到这个特定场所并不是主人公的真正目的,这只是“我”实现自己所要探寻的目标的第一步。而对于“我”不辞艰辛来到这个荒凉的高原湖畔的真正目的,在“我”回答天童子“你是谁”、“来做什么”的提问时则有了明确的表述:“想和你们一起礼拜太阳”。宫泽贤治对太阳有特殊的理解,而作为其化身的主人公“我”来礼拜太阳当然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因陀罗网》中,对三名天童子和“我”而言,太阳都是神圣的存在。当“我”看到天童子之时,他们已经“不停的远望东方的天空等待太阳的升起”。而看到太阳身影的时候,他们立刻挺直身躯“合掌”礼拜。

对太阳光芒的憧憬,是人、动物和植物的共通之处。世界上众多的民族自古便崇拜太阳、赞美太阳。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赋予太阳的含义或者对太阳的宗教性解释也有些差异,但对于太阳能够赶走容易使人们感到恐惧的黑暗、给世界带来光明、赋予万物以生命的能量,人类则有着共通的认识。由于《因陀罗网》中的天童子属于“犍陀罗体系”,当然是要依据他们的佛教性理解礼拜太阳。

在宫泽贤治看来,太阳是绝对的,是宇宙万物的源动力,是真理,是“佛”。宫泽贤治终生笃信《妙法莲花经》(以下简称《法华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他看来,太阳的光芒是“容颜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三十二〉)的佛发出的“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尼吒天”的光辉,是救济众生的佛法。这个光辉能够驱走黑暗,解救生命于孤独和诸恶之中。《因陀罗网》中的“我”的灰白色背影象征着徘徊于

六道之间的自己,而“我”向其道别来礼拜太阳,这也正是出于“我”对可以照亮作为现世的“人”的自己的苦恼和郁闷情绪,可以救自己于烦恼之中的“佛”的崇拜和对“妙法”的憧憬。

《因陀罗网》中的“太阳”是“庄严的”“端端正正的升上天空”的“天界的太阳”,天童子对这个太阳郑重的合掌敬礼。合掌的礼法常见于佛教徒之间的相互致意,同时亦可用于礼佛。而《因陀罗网》中天童子的合掌显然属于后者,是将“太阳”作为“佛”而礼拜。看到“太阳”的天童子“欣喜若狂的在湛蓝的寂静印之湖岸硅沙上雀跃”。

此时的“湖”亦具有天界的特性,作家将其表现为“寂静印之湖”。“寂静印”是“涅槃寂静印”的简称,通常称之为“涅槃印”,是佛教中的“三法印”<sup>[9]</sup>之一,指灭除一切烦恼及生死痛苦的无为安乐境地。也就是说,童话中的“我”和三名天童子此刻来到了烦恼灭尽、脱离了生死轮回痛苦的绝对安乐之地。在宫泽贤治看来,这种境界对于所有生命而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这也是他所致力追求的境界。

这里的“寂静印之湖”,即作品前一部分中提到的“我”所看到的“白色的湖”,从这篇童话的韵文体作品《阿耨达池幻想曲》的内容来看,这里的湖便是其中所描写的“阿耨达池”。“阿耨达池”梵名 Anavatapta,意译为“无热恼”,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序作“阿那婆答多池”,为佛教所称阎浮提四大河之发源地。佛教的宇宙结构论认为湖畔耸立的须弥山为宇宙中心之高山,山顶有三十三天宫,帝释天居于其中。正是有了这种结构关系,《因陀罗网》中才有了“我”和三名天童子在“寂静印”湖畔目睹“天界的太阳”和“因陀罗网”の設定。虽然礼拜“太阳”是“我”和天童子的根本目的,但从阿耨达池与须弥山之间的位置关系来看,站在阿耨达池畔的“我”的旁边便是须弥山,“我”目睹住在须弥山上的帝释天的天宫的天帝网,即“因陀罗网”也应该是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了。对于拥有佛教宇宙观并知晓西藏高原地理知识的宫泽贤治而言,童话《因陀罗网》的故事结构和情节发展与其佛教世界观相一致也一定是理所当然的。

## 3

在《因陀罗网》的结尾部分,宫泽贤治对“因陀罗网”进行了详细描写,而对“我”和天童子所礼拜的“太阳”却未作描述。但这并不表示“我”所追寻的对象和作家所要表现的对象是“因陀罗网”。

“因陀罗网”是帝释天宫殿上的宝网。在佛教神话中,帝释天是与阿修罗战斗的善神,其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佛祖、佛法 and 修行者。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帝释天成为其守护神,有时也担当释迦牟尼佛的侍从。也就是说,帝释天常常伴随在佛的左右,并出现在佛或者佛法所在的世界。

《因陀罗网》也显示出同样的原则。“我”和天童子首先看到了天空中升起的“天界的太阳”,之后,一名天童子手指天空喊道:“看!快看!因陀罗网!”于是,“我”看到了神奇的“因陀罗网”。也就是说,“天界的太阳”升起到天空中,其后出现了“因陀罗网”。而这种先后顺序与佛教神话中的佛陀与其护法神的帝释天之间的关系一致。

“因陀罗网”能够发出奇妙的光芒是因为“太阳”的出现,是因为太阳光芒的普照。在宫泽贤治看来,“太阳”是“佛”,能够赋予宇宙万物以能量和生命力的太阳光芒如同《法华经》〈化城喻品第七〉中所说的“为佛出世间而此大光明遍照于十方”那样,是随着佛的现身而出现的。因此,作为佛陀守护神和侍者的帝释天及其宫殿上的宝网,即“因陀罗网”在“天界的太阳”,即“佛”出现后,在其巨大能量的作用下一定会放出灿烂的光芒。同时,帝释天的宝网,即“因陀罗网”的光辉是对佛的崇敬的表露,也是对佛的供养。

而佛“放大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不仅是佛对众生的慈悲,正如《法华经》〈序品第一〉所言,“今佛世尊欲说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演大法义诸善男子我于过去诸佛曾见此瑞放斯光已即说大法”,也是佛欲说《法华经》的前兆。宫泽贤治认为他所笃信的《法华经》是“如日月光明能除诸幽冥”(《法华经》〈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的妙法,是能够驱走黑暗,解救众生于“诸苦毒”的犹如“太阳”一样的存在。

对于天国净土,《法华经》〈如来寿量品第十六〉这样描述:“我此土安隐天人常充满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游乐诸天击天鼓常作众伎乐雨曼陀罗花散佛及大众。”

虽然宫泽贤治在《因陀罗网》中描绘的“因陀罗网”出现之时“无数”“天鼓”响彻云霄的天空景象并非《法华经》〈如来寿量品第十六〉中场景的忠实再现,但无疑是佛国净土的景象。那是童话的主人公“我”所目睹的“天界”的景象,是宫泽贤治想象中的佛国净土景象。“因陀罗网”的奇妙光辉和无数“天鼓”的鸣奏都是童话中的“天界”的景象,同时,也是对“天界的太阳”、对“佛”的赞美和供养。而“我”和“三名天童子”正是为了礼拜这伟大的“太阳”、“佛”而来到了“寂静印之湖”。

## 4

《因陀罗网》中的主人公“我”和“三名天童子”的身世设定也与宫泽贤治的这种佛教宇宙观一致。其中,特别是主人公“我”与“三名天童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内容在该作品第三稿和第四稿的变化引人深思。

如今读者看到的《因陀罗网》与宫泽贤治的很多作品一样都不是定稿,从《因陀罗网》的现存草稿来看,这篇童话成稿之后经过了四次推敲。读者所看到的这篇童话的各个版本,包括最具权威的《校本宫泽贤治全集》(筑摩书房),采用的都不是草稿的最终形态,即第四稿,而是第三稿。宫泽贤治在第三稿的基础上,对作品的一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作品的文体进行了修改,但这次修改并未最终完成。由于第四次推敲只涉及到作品的一部分内容,导致了目前草稿最终形态在内容上的不完全一致和在文体上的不统一。因此,现在的所有版本都采用了最后一次修改之前的形态,即第三次推敲之后的形态。而从第三稿向第四稿的变化中,最应予以注意的便是“我”与天童子对话中,“我”的自我介绍内容。第三稿中的“我是把于阗大寺从沙漠中挖掘出来的青木晃”在第四次推敲中变成了“我是从前把你们画在于阗大寺壁画上的[空白]”。这样,主人公“我”从发掘者变成了“从前”将天童子们画在壁画上的画家。这



种改变使“我”的身份与同为“西域异闻”三部曲之一的《雁童子》中的主人公须利耶圭的身份相一致。宫泽贤治的著名研究者天泽退二郎注意到了这两篇童话该部分内容中的“从前”这一词汇的使用,指出:“《雁童子》中,这里的‘从前’显然是‘前世’的意思。因此,《因陀罗网》第四稿中叙述者所说的‘我是从前把你们画在于阗大寺壁画上的[空白]’的‘从前’也是‘前世’的意思,而第三稿中‘从沙漠中挖掘出来’则只能是现世的行为”<sup>[4]</sup>。《因陀罗网》主人公“我”的这种身份上的变化,使与天童子交谈时的“我”变成了拥有前世的人,而且,“我”还非常了解自己的前世。这个存在于“四维空间”的“我”来到高原的“寂静印之湖畔”礼拜“太阳”。

三名天童子与“我”一样存在于“四维空间”,他们是“从于阗大寺的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壁画中的三个人”,是“我”“画在于阗大寺壁画上的”三名童子。发掘于阗大寺是“现在”的行为,而将童子的形象画在昔日的于阗大寺壁画上则是前世的“我”的行为,因此,站在现在的“我”的面前的三名天童子在“我”的前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而当

时他们是普通的“人”还是“天童子”抑或是其他作品并未明示。但拥有如此身世的“天童子”现身于现在的“我”所处的时空,和“我”一样,来礼拜出现于此的“天界的太阳”,这是因为他们对“太阳”有着特殊的理解和信仰。“我”和天童子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巡礼,同时也令人想起《法华经》中常常提到的修行者为了谒见佛,为了听佛说法而从远方的国度或者其他时空聚集一处的场面。可以说,《因陀罗网》中的“我”和三名天童子的身世设定,与宫泽贤治所要表现的对“天界的太阳”,换言之,对“佛”的绝对信仰是一致的。

作为“西域异闻”三部曲之一的《因陀罗网》集中反映了宫泽贤治对西藏的认识,而其中特别应予注意的则是与其对西藏的地理和佛教认识密切相关的佛教宇宙观。《因陀罗网》并非宫泽贤治为了表现其大乘佛教的宇宙观,诱导读者成为其信徒而创作的传教文学,其主题和内容是宫泽贤治根植于大乘佛教、《法华经》的世界观、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思索结果的自然表露。而这一点正是宫泽贤治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 注

[1] 本文所依据的作品版本为日本筑摩书房1972年出版的《校本宫泽贤治全集》第八卷。

[2] 原子朗. 2000. 新宫泽贤治語彙辞典[M]. 東京書籍:70.

[3] “三法印”指: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

[4] 天泽退二郎. 1997. 《宫泽贤治》注[M]. 筑摩書房:203.

#### 参考文献

原子朗. 2000. 新宫泽贤治語彙辞典[M]. 東京書籍.

坂本幸男, 岩本裕訳注. 1992. 法華經(上)(中)(下)[M]. 岩波書店.

天泽退二郎. 1997. 《宫泽贤治》注[M]. 筑摩書房.

1972. 校本宫泽贤治全集[M]. 筑摩書房.

作者简介:周异夫(1969—) 男 汉族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TEL(0431)-85168342 E-mail:zhouyf@jlu.edu.cn